

红 岩 英 雄 丛 书



牢狱之魂

许建业

彭斯远 / 主编 魏仲云 /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牢狱之魂许建业

彭斯远 主编

魏仲云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牢狱之魂许建业

彭斯远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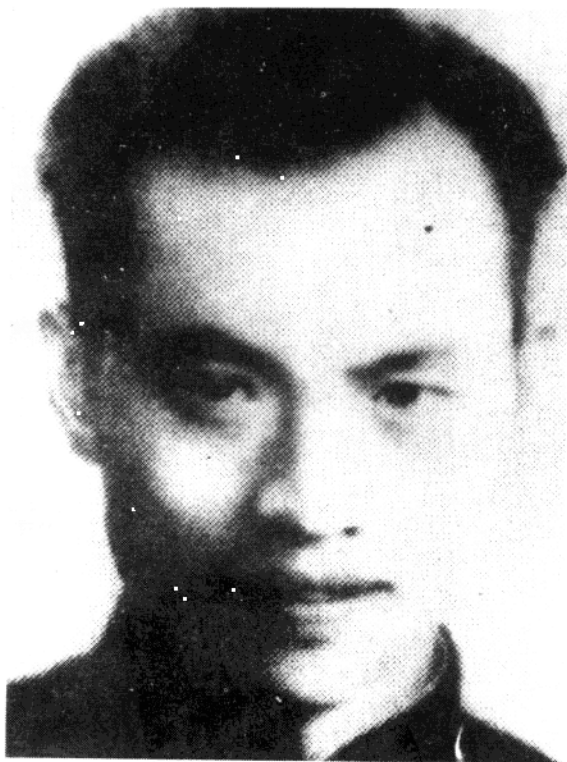
魏仲云 著

张子虎 装帧

责任编辑	郭景锋	美术编辑	吴列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史建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3.7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70,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金盾印务公司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24-3239-4/G·888(儿) 定价:4.10 元



许建业烈士

开头的 话

以军统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死难的“红岩英烈”事迹为题材的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国内外广大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当人们参观了“烈士事迹陈列馆”之后，往往向解说员发出疑问：“怎么没见到许云峰的名字呢？”显然，人们把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等同起来了。小说《红岩》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如果说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就不确切了。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环境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的，可以说是真实的；但是小说在创作中经过提炼、概括、加工，更为典型化，出现的人物就与真人真事有所不同了。小说作者说过：“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不止一个，是由二至三个人物原型集中概括而成的。”实际上小说中许云峰的高大形象，基本上是以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的事迹为基础塑造的。那么，原型人物许建业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不是也像小说、电影中许云峰的形象，那么完美高大呢？他的生平业绩又是怎样？这是不少读者怀着浓厚兴趣想知道的。

许建业是川东和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后被捕的革命志士中，第一个被敌人杀害的红岩烈士；许建业忠贞不屈的灵魂，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被狱中难友们尊崇为“监狱之魂”。他那曲折、感人、充满传奇色彩的事迹，至今仍为人们广为传诵。

本书以许建业烈士生平的史实为依据，以烈士狱中斗争为重点，运用纪实文学手法，将烈士的战斗经历，编写成18个小故事，奉献给读者。从一个个侧面，展示红岩英烈“监狱之魂”许建业的铁骨丹心和英雄风貌。让红岩英烈的不朽精神，来激励鼓舞我们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目 录

开头的話	1
地下烈火中的工运书记	1
捅了马蜂窝	8
特务设陷阱	13
嘉阳茶馆逢恶犬	19
狱中上当铸大错	22
一盆茉莉花的秘密	34
宁死不屈	38
“西南王”摆下鸿门宴	41
三闯“鬼门关”	50
人间魔窟——渣滓洞	55
牢房里传出的歌声	60
洞中打“狗”	67
渣滓洞的洞歌	75
刘医官的故事	82
水,水,水	86
狱中的小字报	92

就义前写下的绝命书	100
血染佛图关	107

地下烈火中的工运书记

两江环抱半岛上的山城重庆，城在山上，山在城中。已是初春季节，看不到一点春意，更见不到阳光，潮湿狭窄的街道被灰濛濛的浓雾笼罩着，显得阴暗而神秘。

座落在上半城民国路上，1948年元旦新开张的，重庆志诚公司在四周一片低矮的砖木平房中，显得堂皇气派。

星期天的早晨，公司大门走出一男一女手挽手有说有笑的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男的年约30岁，一副公司高级职员的装束，身穿深蓝色薄呢西服，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浓眉大眼，嘴唇上蓄着一撮绅士胡。他抬头向二楼窗台上那盆茉莉花望了望，挽起女伴向十字路口走去。女伴是位20岁出头的妙龄女郎，穿著入时，手提女式坤包，两人像节假日双双对对的青年情侣一样，亲热地边走边谈。

这位男士是这家志诚公司财务科的会计。身分证上的名字叫杨清，在轮渡公司当出纳时叫杨绍武，在大溪沟小学当教员时叫许立德，在和成银行阆中县支行当主任时叫杨成志，在运输公司当押运员时又叫顾远贵，自己的同志喊他“老顾”。他的职业身分和姓名不断地变换，究竟他真实姓名叫什么，只有同他最接近的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名叫许建

业。志诚公司会计只是他掩护身分的职业，他真正的职业是搞中共地下党工作；至于他的党内职务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只有重庆地下市委的人才知道他是重庆地下市委工运书记。与他挽手而行的姑娘名叫唐冬梅，是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她并不是许建业的恋人，是上月为加强工运工作，江姐（原名江竹筠）从地下学委将唐冬梅调来做许建业的地下交通的。28岁的许建业不仅没有成家，连个恋爱对象都没有。唐冬梅曾问过他：“许大哥，按说你该考虑个人问题了。”老许说：“是的，快30岁了。妈妈最关心的也是这件事，不是没有人追求我，而是我们从事地下工作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肩负着艰险的革命任务，现在不是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老许与冬梅扮作恋人，在急风暴雨的白色恐怖中，出现在各个行业不同的工厂，活动在敌特鹰犬的眼皮底下。老许在长期地下斗争中锻炼出刚毅、沉着、机警、稳重的性格，在他的领导下，涉世未深的冬梅也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

老许和冬梅刚走到民族路路口，三辆鸣着刺耳警笛的特警队的警车冲着行人开了过来。街上排着长队抢购商品的市民对日夜出动的警车早已司空见惯，他们随时都可见到“呜呜”怪叫的警车开往工厂、学校镇压工潮学潮，搜查行人和抓捕罢工游行的革命群众。

穿行在人群中的报童叫喊着：“看报，看报，请看本市新闻：西南大学老教授自杀身亡，警司传讯第29兵工厂罢工的工人代表！”许建业从报童手中买了张《大公报》边走边看，悄声对冬梅说：“你快去29厂找老伍了解情况，我在厂

后门孙老头的‘吉祥饭店’里间雅座等你。当心注意‘尾巴’。”许建业意识到，在工人群众愤怒掀起罢工高潮面前，束手无策的敌人要反扑了。

随着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物价一日三涨，群众已忍无可忍，工人和公教人员要求发实物工资，喊出“争生存，向枪口要饭吃”的怒吼。最令敌人担心的是军火工业的兵工厂工人罢工。重庆的兵工生产占全国百分之七十，重庆兵工厂的纷纷罢工，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短短的几天中大渡口钢厂两千工人总罢工，江北顺昌厂工人绝食静坐，土湾豫丰纱厂女工包围社会局，南岸猪鬃厂工人抬着被军警打伤的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工潮迭起的烈火震撼敌营。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一天两次向南京告急，说：“警备司令部成了‘消防队’了。”国民党兵工署署长发来电称：“正值戡乱非常时期，共党分子不断在重庆兵工厂发动罢工及各种违法活动，显然是共产党有组织的煽动，应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惩治，以防事态扩大。”

2月中旬的一天午后，上半城街头岗哨密布，一辆接一辆黑色小卧车开进了中山二路的西南保密局局本部。这里原是国民党盖世太保头子戴笠在重庆的公馆，从外表看是一座花园别墅，庞大的庭院里，分布着楼台亭榭，假山草坪，十分幽雅。实际上，这里是一座阴森恐怖的特务老巢。入夜，主楼灯光通明，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召集的重庆军警宪特和洪帮袍哥头子的紧急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朱绍良宣读了蒋介石的训令之后，宣布成立党政军警宪特

头头组成的镇压工潮的联合行动指挥部，布置在各工厂成立情报通讯网，并利用洪帮袍哥黑社会势力参加侦缉搜捕煽动工潮的共党分子。除了相互通报情况外，会上部署了紧急“扩大行动”，下令要不惜任何代价，限期破获捉拿重庆共党指挥工运的首脑人物。警备司令孙元良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指出：“我们对付共党的力量不可谓不足，花在这方面的财力也够多了，报送的情报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请问保密局和特警队，你们对煽动工潮的共党首要有没有可靠的线索，能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吗？”这一问，问得全场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朱绍良作为西南军政长官亦有同感，点头表示同意说：“元良兄问得好，保密局督导不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查办煽动工潮的共党首要分子进展情况，请徐处长给大家说一说吧！”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尴尬地掏出手帕抹了抹额头：“工潮中查获和传讯了带头闹事者一百多人，大都是一些工人中有威信的老工人。由于共党组织严密，一般外围分子无法知道隐蔽很深的高层人物行踪，但我刑侦人员还是掌握到一些线索。”说着他就捧起个本本念了起来：“今年3月23日，第29兵工厂的‘三·二三’事件中，在闹事现场发现混在工人中煽动指挥的一姓顾和一姓汤的共党分子。可能是走漏风声，当我外勤人员靠近时，两人在工人掩护下趁混乱逃脱。据眼线报告，那留小胡子，化名‘老顾’的是个共党高级干部，现正全力搜捕缉拿归案。”警备司令孙元良轻蔑地冷笑一声：“你说了半天，姓顾和姓汤的是何许人都还弄不清，到哪去捉拿归案？你们二处上次大搜

捕后,就声言重庆共党组织已被摧毁。可是,共党相当活跃,他们的秘密刊物《挺进报》和传单散发得越来越多,工潮学潮不断,共党就在你们眼皮底下活动……”徐远举起身想辩解,被朱绍良的手势制止:“不必争论了,还是集中讨论‘紧急扩大行动’吧。”朱绍良起立,一双鹰隼般的眼睛扫视会场,高声宣读长官公署训令:“遵照总裁的戡乱动员令和联合行动指挥部部署的扩大行动方案,即日起,全市实行宵禁,军警团和二处特勤武装进驻发生工潮的工厂,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全力缉拿煽动工潮、学潮的共党首要,将潜伏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对违纪玩忽职守者,定以军法论处。”会后,军警宪特倾巢出动,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岗哨林立,便衣特务密布,入夜全城戒严。特务机关印发的通缉令上写道:“缉拿化名‘老顾’,年约40岁上下,身高1.75米,身着咖啡色薄料西服,嘴上蓄有小胡子的共党首要分子。各军警宪和地方乡镇保甲发现后,立即密报联合指挥部。”一场短兵相接,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展开了。

坐落在长江江边的29兵工厂,是一家直属国民党兵工署,生产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大型兵工厂。罢工半个多月来,特务武装“内政部第二交通警察总队”一个团进驻工厂,厂内外戒备森严。黄色工会收买的工贼和地痞流氓,与聚集在厂部大楼前要求释放被扣押的工人代表的罢工工人相对峙。厂方与罢工工人代表的谈判正在会议室进行。

紧挨着工厂后大门家属区,沿江边水码头有一条30多家店铺的商业街。街尾靠码头有家一楼一底挂着“吉祥饭

店”招牌的小饭馆。饭馆老板孙志成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工厂从上海内迁来重庆，上了年纪退休的老工人。因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在厂区又占了地利、人和的条件，饭馆的生意兴隆，除早中晚开堂买饭菜外，下午晚上兼营茶馆。店堂里常常是高朋满座，顾客云集。天黑时分，码头上从城里开来最后一班轮渡船到岸了，下船的人群中，走来一位外罩蓝布夹克、身着背带裤、手上和裤子上沾满机油的工人。年约30岁上下，刮得光光的脸上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干练。他沿着半边街悠闲地兜了个圈子，买了一包香烟，前后打量了一下就拐进了吉祥饭店。此时，正是茶客拥挤时刻，他选了靠近店老板柜台的一张空的茶桌坐了下来，将“白金龙”牌香烟和火柴斜起放在面前，喊了声：“来碗沱茶！”孙老板闻声提着茶壶，端着茶碗走上前来，边泡茶收钱，边悄声说：“老郑等会就到。”

不一会，人声鼎沸，乱哄哄的店堂侧门走进来一位工人装束的中年茶客，与孙老板说了几句玩笑，就在身穿背带裤，面前斜放着白金龙香烟的青年对面，要了杯香片茶坐了下来。顺手从包里掏出香烟，但没带火柴，起身客气地说：“对不起，老乡，借个火。”就在还给火柴时，手心中一张纸条随火柴传到对方手中，轻声说：“老顾，风声吃紧，谨防狗咬。小唐上午来我家，详情她会向你汇报。至于搞‘硬家伙’，配件和图纸已到手。孙老板下半夜用小木船送青草坡。”

老顾今天按约定的时间来吉祥饭店与老郑碰头，不只是了解29厂罢工情况，研究对策。他还承担川东地下特委

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为华蓥山武装起义的游击队提供制造武器弹药的配件和图纸。游击队武装弹药不足，已在广安县大山里筹建了一个小型军械厂，缺少制造枪支的配件和图纸资料。许建业今天来到敌人戒备森严的29厂厂区与老郑碰头就是为落实“硬家伙”这件机密任务的。听了老郑说已弄到手了，心中十分高兴，嘱咐老郑一定要万无一失保证安全运到青草坡。老郑说：“下次怎么与你联系呢？”许建业回答说：“时间地点由你确定，唐冬梅会来找你。这里已不行了。”正想再交待几句，老许突然发现门前出现几个身着长衫和风衣的人，探头探脑向里面张望。老许伸腿在桌下蹬了老郑一脚：“有情况，快，他们冲着我来，你快走！”老郑着急地说：“那你呢？”“别管我，孙老头有准备。”老许一声呼喊：“老板，再来杯菊花！”随着他的喊声，店堂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孙老头冲出柜台骂了起来：“鬼电灯，一天不知要停几次。让我看看是不是保险丝又烧坏了。”已进入店堂的便衣特务见电灯突然熄了，掏出枪吼了起来：“都坐着不准动，我们抓共党分子的。”特务一吼，顿时店堂里像炸了锅，茶客们乱作一团，桌凳掀翻，争相夺路而逃。门口一特务见势鸣枪制止，听到枪响，茶客们更没命地向外冲。就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许建业在孙老头的掩护下，钻进通往隔壁冷酒馆的暗沟从河边洞口爬出，三步两步沿石梯坎上了停靠在岸边的木船。闹得敌人失魂落魄的重庆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就这样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又一次虎口脱险。

捅了马蜂窝

许建业在吉祥饭店脱险后，已察觉特务鹰犬的嗅觉已闻到一些气味了。第二天一早，老许换了装挽着唐冬梅来到城内“书店一条街”民生路上的文城书店。这家书店是他领导的工运工作一个联络点。根据打入敌营同志提供的情报，市委针对敌人疯狂反扑，及时作出的紧急应变措施。老许到各点作传达，并检查各个工运联络点在遵守地下纪律和活动中有无漏洞，布置改变秘密联系的暗号。文城书店地下联络点的负责人名叫任达哉，是一位三十年代入党的党员，从听取他的汇报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老许从住在书店蹲点的年轻党员陈柏的口中，听说有一位名叫曾纪纲的小学教员，思想进步，不满现实，愿意在书店投资入股，并得到任达哉的同意上周已住到书店来了。老许立刻意识到在弄清此人的政治面貌之前，允许他住进来是不恰当的。老许批评了任达哉，并提出抓紧了解此人的底细，在未弄清之前，停止任达哉再到书店，以堵住这个漏洞。这件事老许并未深究，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就忙着去市郊南岸一农村党员家中参加市委成员的碰头会议去了。

此次会议是贯彻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川康党工作的钱

璞同志从香港发出的指示：“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白区党的工作重心应配合解放战争加强统战，开展对敌的攻心斗争，以分化瓦解敌人。”市委遵照上级的指示，决定把原来内部发行油印的地下秘密刊物《挺进报》改为向敌人寄发，开展对敌人宣传、攻心作为当前中心任务。老许忙着通过他领导下的工运系统发行网开始向国民党重庆党政军警特各机关寄发《挺进报》。

一期期的《挺进报》如一发发重型炮弹，震撼敌营。第一张寄给重庆国民党各机关首脑人物，第14期的通栏标题是：“审判国民党战争罪犯，拿办蒋匪帮杀人凶手！”“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在《迎接解放军》的社论中，评述全国解放战争进展情况说：“雄鸡已长鸣报晓，解放的红旗已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飘扬。解放大军正逼进四川边境。我川北、川南人民武装英勇出击，人民清算蒋匪帮的日子已经到来。”

许建业这几天显得特别忙碌。他深知公开向敌人发行《挺进报》面临的将是一场风险很大的艰巨斗争。他不无忧虑地对负责江北工运的彭吉安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敌特密布白色恐怖的重庆城，秘密发行这份地下刊物，本来就是冒极大风险。现在决定扩大发行，投寄敌人机关攻心，犹如虎口拔牙，硬捅马蜂窝，必然会引起敌人的反扑。组织上已作出决定，我们只有坚决服从，革命就是要承担风险，准备牺牲的，我们每个同志要作好思想准备迎接考验。”

许建业和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奔波，弄到国民党官办银